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九季

情起两难间

未已

闲翻高中语文教材的中国古典散文单元,发现这些经典的深情之作无不充满着矛盾美学,两难的挣扎中剖陈心迹,催生共情,愈读愈新。何为美?古今中外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解读。柏拉图说美是理念,圣奥古斯丁说美是上帝无上的荣耀与光辉,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,中国古代的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……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特殊的审美属性,而情感性即文学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。尤其中国古代文学,其审美观念更具有独特的理想化、崇高化、哲学化、情感化,不仅是对文学审美的探究和实践,也是对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反映和传承。而矛盾是事物的本质属性,矛盾被激化产生了冲突,那就成了小说,矛盾被压抑,在内心翻腾,于是有了散文。

《陈情表》忠孝难全,进退两难;《项脊轩志》物是人非,期冀之丰与现实之仄;《兰亭集序》乐极生悲,慨叹生死;《归去来兮辞》归隐徘徊,一念取舍;《石钟山记》目见耳闻,真伪之探;甚至直刺现实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也充满着爱木(民)与害木(民)的智慧之光。篇篇都值得一读再读。从晋到明,矛盾永在。与其说这是几段充满矛盾的个人人生,不如说这是一个永远充满矛盾的普罗世界。喜怒哀乐间,百转千回处,作者们已将矛盾美学无痕地渗进了字里行间,后人读之,一种看似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感觉骤然袭来:人生一世,可不就是这样矛盾一生吗?

小时候盼望长大,长大了盼望永远纯真如昨;有闲时没钱去走遍世界,有钱时没闲去享受人生;不懂

从书店出来的那一刻,城市的喧嚣仿佛被我遗落在了身后。眼前的场景温馨而美好:一个岁左右的小女孩骑在她父亲的肩头,两个羊角辫随着父亲有节奏的步伐晃悠悠,像是两只飞舞的蝴蝶。那位父亲双手小心翼翼地托住女儿,仿佛托起了整个世界。我注视着他们,父女二人穿梭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,然后消失在转角的街头,我的心底泛起阵阵温暖。

小时候,父亲下班回来,我都会在院里去迎接,他一脸宠溺地把我举过头顶,让我骑在他的双肩,托着我到处走。那时,总觉得父亲的肩膀伟岸又踏实。

长大后,从小山村走向大城市,每天忙忙碌碌,都是在电话里头向父母嘘寒问暖,一年能回去陪父母的时间少之又少。

那次,携着丈夫和儿子回去,父亲高兴得好几天没睡好,忙前忙后地为我们筹备吃的、用的。父亲额前的白发又多了,记忆中他伟岸的肩膀,总显得有些单薄。

淘气的儿子喜欢粘着父亲,玩累了,父亲就让他骑在自己的肩头。有那么一次,我看见父亲举起儿子时,竟颇为吃力,他双臂连续抬了几次,才勉强把儿子举过头顶,他双脚微微一颤,又后退了两步,才把儿子放在肩上,然后尴尬地说:“这小家伙又沉了。”

我的心掠过一丝疼痛,年幼时,父亲举起我是那般轻而易举啊。是

爱情的年纪谈了爱情,懂爱的时候却发现已无法回头;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天,却不去珍视每一个今天……我们习惯了在每一对矛盾的纠葛中内耗,顾影自怜,我们终不是哲人,不是大家,能把自己的矛盾上升到哲学美学的范畴,泽被后世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困在了自己的心茧中。

唯矛盾,才成其人生。而矛盾的破解之道,便是你的涅槃之路。如同黑塞笔下悉达多辗转跋涉的苦苦寻觅,终于在一条河流中看见了自己的一生,少年的自己、成年的自己、老年的自己,没有过去,没有未来,都是本质和当下。此岸,彼岸,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万物矛盾,万物又如此和谐。这一点上,中国古代的老子看得颇为深邃。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”“夫唯弗居,是以不去”,所以老子成了哲人,而不是文人。

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对这些经典之作的共情之中?是因为那些诗文道出了你想说而说不出的纠结,那是实实在在人生的写照。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“心在天山,身老沧洲”“恨君不似江楼月。南北东西,南北东西,只有相随无别离。恨君却似江楼月。暂满还亏,暂满还亏,待得团圆是几时?”经典的作品多是矛盾之作,悲情美学的土壤深厚。伟大的文人是众生的代言,上学时深恶痛绝的“背诵全文”,长大后才发现这就是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。于是悲之,叹之,怀之。

情知所起,一往而深,所起处,是艰难的抉择,或再也无法抉择。

什么时候,父亲开始变老的?是什么时候,他的肩膀已承载不起孩童的重量?是什么时候,岁月悄悄压弯了父亲的脊背?

离开时,父亲送我们到村口,他把刚从地里摘回来的菜蔬放进后备箱。又絮絮叨叨说了好多,我都一一听着,不断点头应和着他。见我们关上车门的那一瞬间,他别过头去,竟在偷偷抹泪。那是我长这么大以来,头一次看见父亲落泪。

车子渐行渐远,父亲站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,像一棵古老的树,褶皱斑斑却屹立不倒。或许,父亲真的老了,他越来越害怕分离,越来越害怕孤单,越来越害怕孩子不在身边。

父亲这辈子其实并不容易,十岁那年,他失去了母亲,十八岁那年,他失去了父亲。家里除了几间简陋的房屋,什么也没留下。父亲拼命地赚钱,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,他凭借自己的双手,艰难地支撑起一个家。父亲从没有任何怨言,但我猜想,他一定有很多孤单无助的时刻。周围都是需要依靠他的人,而他,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。他像一棵大树,仰着头承受风吹和雨淋,低下头给予我们阳光和温暖。

长大后的我,也终将成为父亲的依靠,成为为他挡住风、遮住雨的一棵大树,就像小时候,他呵护我一样。人生,就是这样一个反哺的过程,岁岁年年,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。父亲这棵树,虽然历经风霜,但他的根脉永远深植于我和这片土地的记忆之中。



又见槐花香

李爱华

人因何而活着?有人说是温暖,有人说是爱,还有人说是幸福。我觉得,有一个美好的念想,往往是一个人活着的理由。

记忆中,老家房前屋后的几棵老槐树,每到春末夏初的这个季节,槐花就开始怒放。它们洁白如雪,清香淡雅,一串串绽放在童年的晨曦里。年少的我,常搬一小竹凳,坐于槐树下,或者嗅着花香,捧一本书细细研读;或双手托腮,看云聚云散,花开花落,任由遐思穿越空间和时间,驰骋山外和将来。我的童年因了这些思绪的陪伴,充实而快乐。

我知道,山外的世界一定精彩纷呈,将来的人生也会异彩缤纷。所有的槐花都会因季节的到来而馨香怒放。从一树的枝叶到一树的花香,一路上,既享受着阳光雨露无私的恩泽,也接受着狂风暴雨的恣肆洗礼。

当现实逐渐替代了梦想,所有的思绪犹如已失去水分的花瓣,被风轻轻一吹就惊慌得落地化泥。面对着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的工作,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激情;面对着真假假的面目,我逐渐变得迟钝、麻木;面对着现实中的种种无奈,我诚然已经成为一个灵魂乞丐。

已经记不起来,我是在哪一刻不经意间丢失了我的念想,让风掠去了童年的花香。生活倏然变得单调,日子瞬间变得空洞,我童年的花儿啊,你们凋零了吗?

又是落寞的傍晚,窗外飘来淡淡的幽香,沁人心脾,令人陶醉。推窗凝望,循香寻找,原来是邻居家小院子里的那棵小槐树,枝上的槐花正在怒放。

这是一对年近古稀的老人去年春天移栽来的一棵槐花树。当时,光秃秃的枝条,很是孱弱。见此,我不由得想到,如此的瘦弱不堪,不要说绽放一树的花香,即使能够成活下去,就实属不易了。后来,我忙于工作,渐渐忽略了它。没有想到,今晚,它用香气“邀约”与我再相逢。

多么熟悉的花香呀,我微笑着向它们问好,芳香即刻再次盈满我心怀。轻轻地拥着它们,我思量,这次啊,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弄丢了你。

终于,我又笑靥如花。原来,童年的花香并没有消散,它一直就在我的身边,只是我没有一直珍惜、拥它入怀!

父亲这棵树

罗民燕

